

父母不在了，
我的来路就变得模糊，
去路反而敞开了。



父亲的死

一个人无论多大年龄上没有了父母，他都成了孤儿。他走入这个世界的门户，他走出这个世界的屏障，都随之塌陷了。父母在，他的来路是眉目清楚的，他的去路则被遮掩着。父母不在了，他的来路就变得模糊，他的去路反而敞开了。

我的这个感觉，是在父亲死后忽然产生的。我说忽然，因为父亲活着时，我丝毫没有意识到父亲的存在对于我有什么重要。从少年时代起，我和父亲的关系就有点疏远。那时候家里子女多，负担重，父亲心情不好，常发脾气。每逢这种情形，我就当他面抄起一本书，头也不回地跨出家门，久久躲在外面看书，表示对他的抗议。后来我到北京上学，第一封家信洋洋洒洒数千言，对父亲的教育方法进行全面的批判。听说父亲看了后，只是笑一笑，对弟妹们说：“你们的哥哥是个理论家。”

年纪渐大，子女们也都成了人，父亲的脾气是愈来愈温和了。然而，每次去上海，我总是忙于会朋友，很少在家。就是在家，和父亲好像也没有话可说，仍然有一种疏远感。有一年他来北京，一个天气晴朗的日子，他突然提议和我一起去游香山。我有点惶恐，怕一路上两人相对无言，彼此尴尬，就特意把一个小侄子也带去了。

我实在是个不孝之子，最近十余年里，只给家里写过一封信。那是在妻子怀孕以后，我知道父母一直盼我有个孩子，便把这件事当作好消息报告了他们。我在信中说，我和妻子都希望生个女儿。父亲立刻给我回了信，说无论生男生女，他都喜欢。他的信确实洋溢着欢喜之情，我心里明白，他也是在为好不容易收到我的信而高兴。谁能想到，仅仅几天之后，就接到了父亲的死讯。

父亲死得很突然。他身体一向很好，谁都断言他能长寿。那天早晨，他像往常一样提着菜篮子，到菜场取奶和买菜。接着，步行去单位处理一件公务。然后，因为半夜里曾感到胸闷难受，就让大弟陪他到医院看病。一检查，广泛性心肌梗塞，立即抢救，同时下了病危通知。中午，他对守在病床旁的大弟说，不要大惊小怪，没事的。他真的不相信他会死。可是，一小时后，他就停止了呼吸。

父亲终于没能看到我的孩子出生。如我所希望的，我得到了一个可爱的女儿。谁又能想到，我的女儿患有绝症，活到一岁半也死了。每想到我那封报喜的信和父亲喜悦的回应，我总感到对不起他。好在父亲永远不会知道这幕悲剧了，这于他又未尝不是件幸事。但我自己做了一回父亲，体会了做父亲的心情，才内疚地意识到父亲其实一直有和我亲近一些的愿望，却被我那么矜持地回避了。

短短两年里，我被厄运纠缠着，接连失去了父亲和女儿。父亲活着时，尽管我也时常沉思死亡问题，但总好像和死还隔着一道屏障。父母健在的人，至少在心理上会有一种离死尚远的感觉。后来我自己做了父亲，却未能为女儿做好这样一道屏障。父亲的死使我住过的屋子塌了一半，女儿的死又使得我自己成了一间徒有四壁的空屋子。我一向声称一个人无须历尽苦难就可以体悟人生的悲凉，现在我知道，苦难者的体悟毕竟是有着完全不同的分量的。

（摘自北岳文艺出版社《守望的距离》作者：周国平）

有一个人，是好男人，年过三十，一直未娶。

有两位女子用各自的方式深深爱慕着他。一个爱穿旗袍，艳艳的，像红玫瑰；另一个喜欢素净，穿白色的套裙，宛若白玫瑰。她们是一般美好。

他不想因为自己的选择而伤害其中任何一个。这事就拖下来了。眼瞅露珠儿一点点从玫瑰花瓣上消逝，她们虽从无怨，他却不免心烦意乱，也就更专注地投入到工作中，结果事业在短短几年就取得辉煌。

这天，他看《万历十五年》，看到吏部安排中下级官吏职位时竟取决于一根竹签，心中一动，就想抛硬币。坏事了，突然间心肌梗塞，心肌大片坏死，还好抢救及时，暂时保住一条命，但半个月必须必须进行心脏移植手术。手术本身不是问题，难就难在没有一颗新鲜的心脏。

她未曾离开他片刻

爱慕他的那两位女子在病房外抹着眼泪，等待奇迹。医生带回来的消息一个比一个坏，终于，在倒计时的最后三天，爱穿旗袍的女子突然悄无声息地离开。另一位素净的女人见状不无诧异，又暗自齿冷，仍留在医院，一边祈祷，一边做好为男人送终的准备。患难见真心。这或就是爱的试金石。知情的人开始唾骂那位离开的女子——她哪是红玫瑰，分明是墙壁上的一滩蚊子血。

奇迹发生。也许是白玫瑰的爱感动了上苍。最后一天，医生找到一颗心脏。手术进行得非常成功，连排异现象也未发生。

他娶了白玫瑰，她是他一生的月光。他发誓要爱她到永远。没有人再提起当年那个无情无义的红玫瑰。他和白玫瑰恩恩爱爱，爱得如胶似漆。为此，他甚至感激红玫瑰当年的离开。

就这样，过了五六年，一个悲伤的女人找到他，说是红玫瑰的闺中密友，曾一起在孤儿院长大。女人交给他一份日记，就离开了。他本来不想看，打算扔火堆里烧掉，心中一动，还是打开日记。

日记的最后一页写得非常潦草。里面还夹着几页文件——为了让他活下来，她服毒自尽，并委托密友务必把她的心脏交给当年他的主治医生。

她的心一直在他胸中跳动。她未曾离开他片刻。

如果真相不揭开，白玫瑰就是明月光，红玫瑰就是蚊子血。而事实终于告诉你，红玫瑰其实是比朱砂痣更入骨地进入你那跳动的心。真相如何，到最后已经不重要了。令你难堪的是，如果一直不知道真相，你应当会生活的更好。如果有所选择，你是否会拒绝真相，拒绝面对自己欠下的债务？

多少爱人，就在这有意无意的误会之间，与你擦身而过了。只留下一颗对爱不愿绝望的心，还在你的胸腔执拗地跳动着。

（摘自湖北人民出版社《感情用事》作者：一人）